

語言教育政策促進族群融合之可能性探討

陳依玲

南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

摘要

文獻顯示在雙語或多語的社會，主流語言（即有著優勢的特定族群所說的語言）會逐漸取代支流語言，且語言教育通常會加速此現象，所以在多語社會母語教育一直是研究學者及政府所關心的議題。臺灣是個多語、多文化的社會。臺灣有50多種地方語言（或方言）¹，包括國語²、客家語³、閩南語⁴、原住民語言⁵及大陸地方方言⁶。依據殖民時期的語言政策，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用臺灣母語，而日語及國語（北京話）則被採用成為殖民時期的唯一官方語言。因此，臺灣的母語正在消失之中。臺灣教育部近來推動母語教育，從2001年開始將母語教育列為國小的必修課目。然而，在二十一世紀國際化的影響，臺灣的英語教育也勢必要向下衍伸；因此臺灣的語言教育政策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角力。今年，臺灣歷經第兩次政黨輪替，全民都把焦點放在新教育部長的語言政策，此篇文章將探討臺灣自光復後的語言教育政策（包含母語與外語教育），並討論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的衝擊下，何種語言教育政策才能真正消弭臺灣目前的族群對立。

關鍵詞：語言教育、語言政策、母語教育、英語教育

¹ 不包含外籍新娘的母語。

² 一國之官方語，即普通話，就是中國大陸所說的北京話。

³ 客家人是一個種族族群的名稱；客家語為客家人的母語。

⁴ 台語亦稱為河洛語、閩南語。台語的廣義包括國民黨政府來臺之前臺灣的所有本土語言。通常台語只指河洛語而已。在本文中，為了避免模糊不清，作者採用廣義的台語，亦即包括國民黨執政時期前臺灣的所有本土語言，並使用閩南語來代表閩南人所講的語言。

⁵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所認證的12族41種原住民語。

⁶ 廣義來說，大陸各省方言可粗略分為10種（官話、晉語、湘語、吳語、徽語、贛語、客家話、粵語、平話、閩語），官話即北方人所說的普通話，閩語即閩南語。

The Pos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New Policy of Language Education to Reconcile and Unif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Yi-Ling Chen

Lecture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Abstract

It is believed that in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societies, "a 'majority' language-that is, a language with greater political power, privilege and social prestige- comes to replace the range and functions of a 'minority' language. This process is often accelerated and facilitated by the education in majority language. Thus, implementing mother-tongue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 concern to researchers and governments especially in multilingual societies. Taiwan is no exception since it is a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society. There are more than 50 indigenous languages (or dialects) in Taiwan. In addition, Taiwan has been colonized by several foreign regimes since the 17th century, and according to colonial language policies, native languages were prohibited in the public domain, and Japanese and Mandarin were adopted as the only official languages in each colonial period. As a consequence, the native languages today in Taiwan are vanishing.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has recently made mother-tongue education to be a compulsory subject in elementary school, starting from 2001.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globalization in 21st century, English education is crucial as well. This year, the KMT party has taken back the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DPP party; therefore, the new Minister of Education is scrutinized by Taiwanese people on his language policy.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reviewing the language policy in post-1949 Taiwan and discuss whether if there is a kind of language policy to reconcile and unify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nowadays.

Keywords: Language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Mother-tongue Education, English Education

壹、前言

今日世界各地加起來約6千種的語言中，20%-50%的語言將在21世紀結束時消失（May, 2000）。這件事在雙語或多語社區內更值得注意。我們相信在這些社會中，「主流」語言，亦即政治力、特權及社會聲望最大的語言，將取代「支流」語言的地位及功能。這個過程不可避免的一個結果是支流語言者隨著時間轉而講起主流語言（May, 2000. p 366.）。這個過程往往因為教育採用主流語言而加速。因此，母語教育的實施一直是研究學者及政府的一個重點，尤其是在多語社會中。臺灣也不例外，因為臺灣是個多語、多文化的社會。臺灣有50多種地方語言（或方言），包括國語、客家語、閩南語及原住民語言。此外，臺灣從17世紀起曾淪為若干外來政權的殖民地。在這些外來政權中，最近者為日治時期（1895-1945）及中國國民黨⁷統治時代（1945-2000）⁸。依據殖民時期的語言政策（Li, 1996），在公共場所禁止使用臺灣母語，而日語及國語（北京話）則被採用成為殖民時期的唯一官方語言。因此，臺灣的母語正在消失之中。臺灣教育部近來推動母語教育，從2001年開始將母語教育列為國小的必修課目。

貳、背景

臺灣目前有四個主要的人種族群：原住民⁹（2%）、客家人（10%）、

⁷ 國民黨原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政黨，直到1949年。1945年，在日本投降後，國民黨政府代表聯軍接收臺灣。1949年，國民黨在中國大陸被中國共產黨徹底擊敗，因此國民黨決定駐守臺灣，作為反攻回大陸的堡壘。

⁸ 國民黨為1945年到2000年這段時間的執政黨。2000年時，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為臺灣的新總統。

⁹ 臺灣只有百分之二的人口是原住民。在其他從中國大陸來到臺灣之前，原住民是臺灣土生土長的人。臺灣原住民可分為平埔族跟高山族兩類，共12族41種原住民語言。語言學家指出某些原住民的語言是馬來系統及其他南太平洋語言的旁支。

河洛人¹⁰（75%）及外省人¹¹（13%）。過去，由於國民黨的單語政策，臺灣人¹²不能在公共場合講自己的母語，他們被迫學習國語（北京話），透過國家教育視自己為中國人。如Hsiau（1997）所說的，「使用北京話作為國語是國民黨將臺灣“中國化”的一個證明（p307）。」也就是說，在中國國民黨的執政時期，國民黨嘗試透過北京話的國語單語政策，將臺灣人變成中國人。結果，多數的臺灣人講起了雙語，除了自己的母語，還講起了官方語言。此外，諸如Chan（1994）與Young（1988）的研究顯示北京話的主流勢力正在擴大之中。黃宜範（1993）認為臺灣本地的母語岌岌可危。

一、目前的問題

如Tsao（1999）所說的，身為一個融合外來民族的社會，臺灣長久以來一直受到若干棘手問題的困擾，像是種族、語言忠誠度及族群認同。1987年前，國民黨政府在語言上的差別政策及獨裁政權導致外省人及臺灣人長時間產生衝突。因此，外省人及本地的臺灣人長久以來一直有一條清楚的分界線及不和諧的關係。然而，隨著本地臺灣人漸漸進入政治力的核心，以及在民進黨於2000年贏得總統大選，臺灣地方母語所受到的負面態度終於慢慢在改變之中。今日，從政者經常在公開場合講閩南語，這在淨化時期是不可能的。此外，在客家人或原住民聚集的地方，即使從政者不是客家人或該原住民族群的一員，為了顯示對他們文化的尊敬，也為了贏取選民支持，他們往往會以簡單的客家話或原住民語言來打招呼。臺灣的地方母語不再走下坡。這樣的語言現象顯示臺灣不同的人種、語言族群間的關係正在發生改變。

在本文中，筆者將討論台灣光復後導致語言教育政策不平等及國語帝國主義的形成過程，並提出一個可行的語言教育來根除今日臺灣不同人種族群的分界線，盼能達成族群融合。

¹⁰ 河洛人亦即閩南人，而河洛語（即閩南語）係指河洛人的母語。現今，有些人視河洛人為狹義的臺灣人。廣義的臺灣人即生長在臺灣的人。

¹¹ 外省人係指在1940年代隨著國民黨來台的人。國語被認為是外省人的母語。

¹² 在這裏「臺灣人」係指在國民黨1949年來台之前住在臺灣的人及其後代。

二、光復以後臺灣的語言政策

1.1949年到1970年代

滿清在中日戰爭戰敗後，於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在1895到1945年間長達50年的日治時期中，日本政府為了讓臺灣人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且讓臺灣真正成為日本帝國的一部分，遂發展出一整套的日化政策（Tsao, 1999）。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政策是規定所有臺灣人都必須學習日語。因此，日語成為臺灣的通用語，而雙語成為社會的一個普遍現象（陳美如，1998）。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將臺灣歸還給中國，而國民黨則依照1943年的開羅宣言及1945年的波茨坦宣言接管臺灣（Feifel, 1994）。臺灣於1945年重由中國統治後，很快的，日語的使用便受到禁制。取而代之的是，國民黨政府推行中國的北京話，鼓勵人民使用於日常溝通中。

但由於中國大陸中國共產黨的勢力壯大，在戰局不利下，國民黨於1949年撤退至臺灣。一下子，臺灣湧入了大約二百萬從中國大陸而來的人民。雖然湧入臺灣的這些移民者實際來自中國大陸不同的省份，講著不同的漢語方言，但是臺灣的當地人將他們及他們的後代統一稱為「外省人」而不管他們實際來自哪的省份（Tsao, 1999）。北京話是這些外來移民者的主要特徵，雖然它們各有不同的腔調。在中國大陸被中國共產黨擊敗而撤退至臺灣的國民黨政府了解要反攻回大陸不是簡單的事，因此決定將臺灣建設成一個對抗中國共產黨的堡壘。因此於1949年實施戒嚴法，於1987年解嚴。在這段時期中，政策及國家的管理全由國民黨政府掌控。因此，政府內的高層位置多數由外省人佔領，臺灣本地人很少有機會擠入政權的核心。這些從中國大陸湧入臺灣的移民者中，許多人認為臺灣人長久以來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Jacobs, 1990），因此需要再教育才能夠融入中國整個大文化之中（Feifel, 1994）。國民黨政府發現在過去日本殖民的50年間臺灣人民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了解教育是一個重要的中國化及社會化的手段，因此嚴格實施單語及單文化的教育政策（Tsai, 2002; Tsao, 1999）。最重要的語言政策是北京話的推廣及教育，制定北京話為國語。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這樣教育政策的

實施目的並不單單是「去日本化」而已，背後夾雜著複雜的政治目的。如 Hsiau (1997) 所說的，在面對兩個詭譎的局勢——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外來威脅，另一個是國民黨跟社會之間的族群緊張關係——使得國民黨政府大力推行北京話，一方面作為是統一國家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作為是對抗中國共產黨的武器。

如前文所說的，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撤退至臺灣後，跟中國共產黨之間角逐誰才是正統中國政權成為國民黨的政治思想體系。為了加強對臺灣的統治，以及為了讓臺灣成為跟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庭抗禮的中華民國，國民黨必須加強中國文化在臺灣的地位。也就是，國民黨視自己為「中國守護著」(Hsiau, 1997, p312)，希望讓臺灣代表「中國」(陳美如, 1998)。因此，國民黨政府、中國人、中國文化及北京話全都可以彼此互換，因為代表著相同的意義(Hsiau, 1997)。由於如此，政治力主宰教育，而所謂的五千年中國文化成為文化主流，並以推行「大家都是中國人」來阻止臺灣人形成自己的臺灣人身份。在這段時期中，臺灣本土文化或臺灣母語的繁榮興盛，尤其是閩南語的使用，都被國民黨政府視為是對中國化及國民黨政權的一個政治威脅。語言及文化教育因而演變成用來塑造及確認思想意識的一個工具。臺灣人所講的任何非北京話的語言，包括閩南語、客家語及所有原住民語言，全被國民黨政府歸類為「方言」，以北京話作為「國語」及代表中華民國的唯一正統語言。使用臺灣地方母語被認為威脅到國家的主體及團結。因此，臺灣地方母語族群被要求(事實上是被迫)犧牲他們的母語而放棄「本土化」(Hsiau, 1997)。如同Tsao (1999) 所說的，使用北京話作為國語成為中國正統代表的象徵，也是國民黨統治的標誌。像這樣政治力介入教育印證Edwards (1985) 所說的話：學校可以是種族或國家主義政策的手段。對國家主義者來說，教育是政治的一個工具，而不是傳遞知識、傳統智慧與社會價值：教育的目的是將年輕人的意志混合國家的意志。就像部隊，學校成為國家政策的一個工具；即 Green (1990) 所主張現代西方國家的產生一半是透過教育，一半是透過將某個語言作為國家的主流或支配語言以塑造國家的主體及國家的文化的概念。Fought (2006) 亦主張比起血統，

語言更能使人對於族群產生認同感。

1946年4月，國語運動開始了，而主要的負責單位為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依據Tsao（1999），委員會所要立即進行的工作如下：

- (a) 制定國語的標準規範，主要是發音方面
- (b) 研擬臺灣國語運動的工作大綱
- (c) 編譯一本標準發音的國語字典（p351）

同年，學校開始採用國語來教學。事實上，在臺灣重回中國統治後不久，臺灣人高度想要學習國語。然而，這股熱潮很快就被潑了冷水，主要是因為陳儀所領導的臨時省政府管理不當，在單語政策的實施上採取嚴格的立場¹³。1947年由於國民黨治國不當，再加上官員貪腐，導致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單語的實施更是強硬。二二八事件帶來了大屠殺，以及隨後幾十年的肅清時期。二二八事件造成臺灣人跟外省人之間的關係大大受創，也對日後臺灣政治及語言生態有深遠影響（Hsiau, 1997）。

1960年代中期開始了中國文化復甦運動，目的是讓臺灣人普遍接受及認同中國文化，這些運動是帶動「中國化」的最成功實例（陳美如，1998；黃宜範，1993）。1970年代當臺灣面臨外交困境及國家動蕩時（反國民黨統治運動），國民黨政府體認到國家團結攸關臺灣及臺灣人民是否能夠渡過困境。因此，為了加強國家團結，國民黨政府實施了更為嚴格的單語政策。陳美如（1998）指出「1970年代以後的語言政策特點是『只有國語』」（p43）。在國民黨政府強硬推廣國語下，在學校講地方母語的學生甚至會受到處罰。此外，本土學生還被當時的教育制度灌輸他們的母語不優雅、講母語是件羞恥的事。不可諱言，「在犧牲本土語言下，國語推廣表面上是成功了（p347）」（Tsao, 1999）。由於國語日漸普及，本土語言開始消失，其中以原住民語言消失的最快，客家語第二，而以閩南語最不明顯。

2.1980年代晚期的社會改變

1987年解嚴之後，國語一語獨大的情況改變，而臺灣的社會及政治生

¹³ 進一步細節參見Chen, 1998; Hsiau, 1997; and Tsao, 1999.

態也發生了劇烈的改變（陳美如，1998；Feifel, 1994；Tsao, 1999）。在這段時期，由於解放風氣，再加上臺灣本地人佔人口多數，因此本土語言及文化復興了（Feifel, 1994），知識分子推廣、支持「本土化運動」（殷海光, 1996, p69），例如1988年的「還我客家話運動」（陳美如，1998）。這些運動的主要焦點是臺灣本土文化及語言的復興。這些運動被視為是國民黨長期國語一語獨大政策的反動。此外，各種文化組織被創辦，希望能夠提升臺灣本土語言的地位，例如臺灣筆會、臺灣文學研究工作室、蕃薯詩社、臺灣客家文化中心、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等等。這些組織的成立，在某些方面代表對國民黨語言政策的不滿，也暗示知識分子決心要讓本土文化及語言重新獲得公平的地位。因此，由於民眾注意著沒落本土文化及語言的復興，遂使「本土意識」浮現，而這被認為是後來多語教育的一個重要因素（陳美如，1998；黃宜範，1993）。

除了知識分子的努力，以及社會內本土意識的復甦，政治上的改變亦有助本土語言重回公平的社會地位。1986年反對黨民進黨的創黨被認為是臺灣政治民主化的開始。1987年七月解嚴之後，民進黨更為壯大，因此打破了國民黨長久以來的獨裁統治（Tsao, 1999）。同時，國民黨本身亦鼓勵民主化，因為政壇出現越來越多在臺灣出生的國民黨立法委員。當臺灣本土人民的聲音開始被聽見時，不同種族及語言族群間的關係獲得了改善（Tsao, 1999）。

1980年代晚期，在民進黨主政的縣市中，例如台北縣、宜蘭縣、新竹縣、高雄縣及屏東縣，母語教育被強調，且在小學內被實施。然而，陳美如（1998）指出，由於缺乏中央政府的支持及經費¹⁴，並沒有達成所要的預期結果。雖然地方政府在母語教育上的成果不盡理想，但是「本土化的潮流」並沒有消退，在藝術、民俗文化、政治等等還是可以觀察到這股潮流。民進黨積極推廣母語教育，並請求教育部督促有關當局將母語教育併入國民義務教育之中。體認到無法抑制這股洪流及臺灣本土意識的成長，國民黨政府了解必須改變語言政策。

¹⁴ 在這段時期，臺灣仍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

2000年時，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當選為臺灣總統。在面對本土化潮流的壓力下，民進黨執政下的教育部於2000年九月宣布母語教育將於2001學年開始列為小學國民義務課程之一。除國語外，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生，應就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¹⁵等三種鄉土語言任選一種修習，國中則依學生意願自由選習。英語亦從2005年學年開始，成為三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程。為了避免小學生一次必須學習至少三種語言而感到過多的壓力，學生在開始學習英語時，可以由學校自定減少母語的上課時數。

3. 本土化及全球化之間的爭議—21世紀早期的辯論

除了母語復興，本土化及全球化語言也在臺灣引起了爭議。這裏「本土化」係指保存及振興本土語言及文化。對照之下，「全球化」意指國際觀。換句話說，「全球化」的目的是幫助整個國家及個體跟全球競爭。

從兩個領域可以觀察到這股爭議：首先是小學的語言教育。由於語言在全球化及地方化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母語及英語教育都被併入小學教育課程之中。過去，英語教育只在中學實施，在全球化的趨勢下，近年來社會大大強調英語教育的重要性。對政府來說，如何在母語教育及英語教育上取得平衡需要謹慎的思考及龐大的資源。

2002年反對黨台聯黨立法委員提議讓閩南語成為臺灣第二個官方語言（跟國語並列）使得全球化及本土化之間的爭議白熱化。雖然台聯黨召開會議，指出這項提議並沒有政治考量或意識形態，但許多人懷疑這是台聯黨為了取得政權的計謀，因為台聯黨的黨員主要為閩南語人。當時的台聯黨立法委員，也是這個提案的發起人程振隆主張因為臺灣75%的人口講閩南語或聽得懂閩南語，因此閩南語沒理由不能成為官方語言（The Taipei Times, March 30th, 2002）。這項提案尤其引起客家人的反對，強烈譴責台聯黨的閩南語沙文主義。在面對譴責下，台聯黨宣稱一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及國家的身分是密切交織在一起的，兩者永遠無法分離。之外，為了避免引起族群之間的緊張，台聯黨後來修改了提案，將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納入官方語言的名

¹⁵ 目前，臺灣已認證的原住民語多達41種。學校可自行決定提供任何的原住民語言。基本上，學校可依照原住民區來提供語言課程，如此不同區的學生就可以選擇不同的原住民語言。

單之中（The Taipei Times, March 10th, 2002）。就像其他許多的政治議題，這個官方語言的爭議在政治上是敏感的，且被認為反映出所謂的族群複雜衝突。國民黨攻擊這個提案並控訴台聯黨讓族群關係更為緊張。

幾十年來，語言不僅被視為是一個民族的標誌，同時也帶有政治意識形態。1970年代及1980年代，由於當時的政治反對運動蓬勃發展，閩南語成為贏得支持的有效工具。從那時候開始，在諸如民進黨及台聯黨等多數黨員為閩南人的政黨內，使用閩南語已經成為民族忠誠及政治意識形態的標誌。由於閩南語及政治生態之間的這種關係，台聯黨官方語言提案背後所隱藏的動機變得明顯易瞭。在多語或多文化的國家，政府為了保護及推廣一個特定種族及語言族群的母語，有時犧牲其他族群的語言權利是必要的，但其目標及宗旨不僅是強調主流族群的權益，例如政治、經濟或是人口，而同時也應該更謹慎思考如何保護被邊緣化族群或少數族群的權力（Chang, 1999）。臺灣由四個主要族群構成：閩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及外省人。目前國民黨重新拿回執政權，語言議題不僅在政治上敏感，在族群上也是敏感的，未來政府應該謹慎處理有關議題，避免激起族群間的緊張。就如同Coulmas（1988）所指出的國家語言意識形態的困境需要我們仔細思考，亦即「語言是否可以成為政治的一項工具，而不淪為打壓的一個手段而讓不同語言族群更難以和平的生活在一起（p12）。

陳水扁前總統（民進黨黨員）呼籲以英語作為第二個官方語言，讓辯論更加的白熱化。此外，臺灣媒體TVBS於2002年三月進行了一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60%的受訪者贊成以英語作為第二官方語言（The Taipei Times, March 30th, 2002）。如果臺灣注重英語教育勝於母語教育，那麼母語教育勢必遭受被消滅的命運，結果是本土語言及文化最後將會消失，對國家將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失。面對「全球化」及「本土化」之間的兩難，民眾選擇哪一個？除了參考民意外，臺灣需要從不同的觀點來謹慎思考，以判斷如何在這兩股潮流中取得平衡。

參、文獻討論

一、語言及教育政策

Chris (1997) 指出語言態度對語言政策具有深深的影響，因為語言是教育的核心要素。他進一步指出從幾個方式可以從學校、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看出語言及語言態度的影響：

- 教學所使用的語言或規定的教學語言
- 一個教育機構內學生跟當地語言或母語以外的語言的接觸
- 外語選修課程
- 語言主題的教學，例如語言或文法的比較及評估
- 教育機構或政府對某一特定語言的標準化或淨化所做的努力

在討論教育政策所面對的問題時，Chris (1997) 指出了需要思考的領域，例如政府或社會強制執行使用特定語言；殖民化的後果；遷移；經濟全球化；及兩個國家之間的政治關係。Chris 對這些領域提供了下面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一個全球的問題是關於本國語言的建立及維持。教育政策不可避免地牽涉到這些有關議題。在某些順利的案例中，或許可以達成妥協及共識，而在某些極端案例中，爭議可能一直持續著，例如土耳其的庫德語。反之，有些國家看似對於兩個以上官方語言達成共識，卻也暗藏衝突。例如，比利時定法語、荷語及德語為官方語言，但於不同語言區的學校可以自訂教授語言（亦不需完全修習三種官方語）。2007年12月17日比利時報紙刊出當年比利時小姐因為出生法語區而不會說荷語，讓荷語區人民大為反感，該報亦指出比利時出現族群危機，連荷語區法語區的政治對峙都能轉移到輕鬆的選美比賽¹⁶。另一研究指出，許多比利時人寧願選擇英語為官方語而不願同時修習三種官方語外加英語為第二語言（O'Donnell and Toebosch, 2008）。

¹⁶ Available: <http://www.epochtimes.com/b5/7/12/17/n1945373.htm>

第二，殖民及去殖民也在語言教育政策上造成了若干問題。事實顯示在長久獲得自由之後，多數被殖民的人選擇繼續使用殖民政權的語言或是殖民政權所偏愛的本國語言。在北美及中、南美洲殖民地中，那些想要獨立的人基本上是源自對歐洲的不滿意卻也諷刺地對殖民者的語言上擁有不錯的能力。因此，為了避免或延緩語言的爭議，往往基於官方或政治原因而採用保存殖民語言的政策。但有時候，其他因素亦會讓國家決定保留殖民語言。例如：在亞洲或非洲，那些精通殖民語言的社會族群想要藉此保留殖民語言所帶給他們的特權，因為殖民語言影響力在殖民時期遠超過母語所帶給他們的優勢；換句話說，被殖民者都會對殖民語言有崇高地位的迷思（Buckner and Francis, 2006）。

移民亦對教育政策具有影響。一方面，移民者必須學習移民國家的語言，作為他們的第二語言。另一方面，移民者或許會要求在公共場合使用他們家鄉語言的權利，甚至有可能進一步要求使用在學校的教學或媒體上。移民國家的政府如何處理這樣的要求在語言教育政策上是個引人注意的議題。例如：美國在許多中南美洲移民的州開設雙語學校，以滿足移民者的需求。臺灣目前也面臨到新移民種族¹⁷問題，有鑑於美國，我們必須思考移民族群在社會組織及政治內所扮演的角色。

最後，經濟全球化，再加上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得人們需要一個全球語言。全球化的過程讓溝通的價值更勝於以往。目前，英語普遍被認為是全球語言。為了在全球溝通上發揮適當的功能，許多國家對英語教育付出極大努力，也連帶影響許多國家的英語教育政策。根據聯合報最近的報導，目前全球約有三億八千萬人以英語為母語，有十億人正在學英語，全球人口有三分之一生活在英語的環境下，三分之二以英語為第二語言。換言之，現在世界上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國家與人口，早已遠遠超過以英語為國語的國家（聯合報，2008年4月5日）。

¹⁷ 外籍新娘等外來人口。

二、語言及身份

Rabbie等人的社會身份理論主張一個族群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是一個社會族群的重要特色（Rabbie *et al*, 1989）。依據他們，這樣的相互依賴衍生自「命運共同體」，這是團體規範、族群認同及社會身份出現的必要前提。就這個觀點來說，當每個個體之間的命運彼此相連時，便會產生社會身份。因此，Brewer及Miller（1996）認為正面的相互依賴帶動了合作及族群形成，而負面的相互依賴著是引發衝突及差異。不管有沒有相互依賴，「利益」或「命運共同體」是族群身份出現及發展的必要條件。然而，Fought（2006）認為族群認同感的產生是很複雜的、動態的及多層次的；並非社會學家或語言學家單一角度切入即可發現。例如：對於文化的認同也是族群認同的一種。她更進一步指出美國文化常常會融合各移民者的文化，其潛在原因是因為美國人覺得對自己文化很困惑，需藉由其它文化來強化所謂的「美國文化」。

另一個改善族群間關係的重要元素，如Brewer與 Miller（1996）所說的，是必須能夠促進不同族群間的平等互動。在多元種族情況中，這並不容易達到，因為族群之間在身份地位上早已預藏了差異。即使並沒有正式明訂身份差異，種族身分還是有可能被認為是社會地位差異的一個標誌。因此，享有特權的人或是地位較高的族群可能不願意跟社會地位較低的族群往來。因此，他們的族群弱勢面便被強化了。當族群間的相對地位真的平等、平衡時，合作才有可能發生。

人們普遍相信一個人失去語言就等於失去身分。然而，Northover與Donnelly（1996）所進行的研究顯示種族身份及語言的使用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在那些能夠流利講愛爾蘭語的人、學習愛爾蘭語的人及不講愛爾蘭語的人之間，他們在種族身分上的相似性大於差異。換句話說，那些不講愛爾蘭語的人或是正在學習愛爾蘭語的人，他們的愛爾蘭自我認同感並不亞於那些可以流利講愛爾蘭語的人。Northover與Donnelly並分析了愛爾蘭語言的

社會語言先決條件，以判斷雙語教育（英語及愛爾蘭語）是否是愛爾蘭人所想要的。他們的結論是不管雙語教育是否實際可行，必須深入探討為什麼人們贊成雙語教育的原因。然而，Christ（2005）卻指出愛爾蘭的雙語教育是政客獲取名利及權力的一個工具，這些政客利用英語所帶給他們的優勢而提倡雙語教育，並非真心想保留愛爾蘭語；那些持正面態度想保留愛爾蘭語的人也不是積極說愛爾蘭語的人。「語言及身分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係」—這是個令人質疑的觀點。許多人相信語言可以被視為是一個族群身分的代表，也有人認為這是一個受到辯論、也容易引發爭議的假設。但他們所得到的共通結論為人民不該被動的接受語言定義自己，而是主動定義自己的身份。就如同Northover與Donnelly所說的「語言本身並不是國家靈魂的容器」（Northover and Donnelly, 1996. p 45）。

三、臺灣母語教育研究

謝堂樹（1994）對臺灣的本土語言教育做了調查。他的研究調查下列七個問題：

1. 主要語言在臺灣的普及度有多高？
2. 這些語言如何被維持，以及他們如何改變？
3. 社會文化的因素如何影響語言使用、語言維護及語言轉變？
4. 受訪者對自己的種族語言族群的認同度有多高？
5. 人們對國語（北京話）及他們母語的態度為何？
6. 人們對國語政策的態度為何？
7. 人們對本土語言教育的態度為何？

整體來說，研究顯示國語在所有領域及功能上大大勝過其它的語言；國語不僅是公共場合中的主流語言，同時也在家庭內被下一代逐漸使用。雖然閩南語在非閩南人受訪者間的使用頻率比較高，這是因為閩南人在臺灣的人口最多，所以多數的客家人、閩南人及原住民受訪者表示雖然他們跟家人溝通時使用他們的本土語言，但是他們也認知母語在下一代的使用率上卻大大減少了。一般來說，國語及閩南語是族群間接觸時所使用的溝通媒介，且

國語佔領支配地位。也就是，客家語及原住民語言在作為族群語言上，受到高很多的限制。

另外，研究結果也顯示若干社會文化影響了語言使用、語言維護及語言轉變。例如：女性的語言轉變較為明顯；年輕人與年長者相比會使用較多的國語而說較少的本土語言。此外，教育也會造成差異。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較低的受訪者比起教育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國語的使用量較低而本土化語言的使用量較高。受訪者的回答顯示對他們來說，母語不僅是個族群標誌，也是跟國語一樣美麗、優雅、適合表達的語言，即使他們傾向於認為國語是地位的一項標誌。此外，由於意識到本土語言的沒落，受訪者同意他們的本土語言應被維持及保護。此外，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本土語言可以被使用在公開場合內。他們亦同意本土語言應可以被列為官方語言。此外，國語被認為攸關中國文化及本土文化。因此，推斷受訪者對國語抱持著雙重的態度，且對國語有著工具性的依附。

肆、臺灣目前所需要的語言教育政策

一、連貫的教育制度

文獻顯示教育政策的不連貫將會讓國家及個體付出代價而造成許多的問題。臺灣一直存在的一個議題是一旦教育部長換人做，某些政策也會隨之改變。因為教育部長是由總統間接指派¹⁸，因此教育政策有可能成為用來吸引選票的一個政治手段。自從1996年進行第一屆的民選總統後，母語一直被不同的候選人跨大為族群種族身分的一部份。某些候選人甚至企圖透過講本土語言而激起人民對國民黨獨裁的憤怒¹⁹。臺灣是座小島，人口只有2千3百萬，且從1949年開始就一直受到中國大陸的武力威脅。此外，臺灣人民需要

¹⁸ 總統指定內閣部長，而內閣部長指定教育部長。

¹⁹ 戒嚴法的實施期間為1949年到1987年。在這段時間，國民黨是唯一的執政黨，重要的政治或民間位置都被外省人霸占。當時的本土人永遠不可能爬到社會階層的頂端。即使是在1987年解嚴之後，跟其他政黨相比，國民黨仍是主要的大黨；因此當民進黨在2000年贏得總統大選時，某些人認為這是「本土臺灣人的勝利」。

的是可以消除族群隔閡的新語言政策，而不是擴大政治所造成的隔閡。

有鑑於此，政府首先應該做的事是建立一個不受政治影響的教育體制，以維護教育政策的連貫性及一致性。否則，教育將變成一個政治工具，而犧牲掉的將是教育品質。臺灣自1994年四一〇教改大遊行以來，教改運動聲浪四起，舉凡多元入學、九年一貫課程、廣設高中大學、高中職社區化、師資培育多元化、校園民主化、教育本土化（含母語教學）、多元族群教育、幼托整合等教育革新大工程，均涵括在內。然而，教改真正成功了嗎？恐怕很少人敢說是。甚至，普羅大眾的感覺是：「教改愈改愈亂，教育危機愈陷愈深」。教科書「一綱多本」、多元入學方案與九年一貫課程等，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周祝瑛, 2003）。自1994年教改大遊行以來，十年間教育部長卻換了六位，且每任教長任期均不到兩年（杜部長除外），讓人民有教育方針不連貫的錯覺而對教改失去信心。前教長郭為藩於2003年8月6日接受聯合報記者訪問時坦承，教改十年來確實出了很多狀況，九年一貫作法卻不一貫，歷任部長在位時間均不長，在未獲得足夠時間研擬配套措施時就貿然實施新法案是教改落實不完全和讓全民詬病的最主要原因²⁰。筆者深知如果要教育政策跟政治完全脫離，這是太天真的想法，但語言政策是促進國家組成及融合的工具，不論臺灣目前的語言政策是好或壞，語言政策都應反映出多數人希望臺灣成為什麼樣的社會且徹底執行。在多數決的制度內，如處理種族或語言少數族群時（又只有兩大黨存在下），一定會有民主上的缺陷，且有時他們的權力只考量政治利益的關係。更糟糕的是，在這個贏家主宰一切的社會中，某些法案在犧牲少數族群的利益下而被通過。因此，如果政府不能讓教育政策中立於政治之外，至少政府在立法或實施政策時，應確保少數族群的利益納入考量之列，才能消弭種族之間的對立。

第二，一旦教育政策已經被立法施行，政府應不可放任地方政府有課程決定權。舉例來說，雖然九年一貫的語言政策於1999年起試辦兩年，2001年開始實施，但由於政府下放課程決定權，許多學校未完全解決師資問題就急就章的方式匆匆上路。李遠哲（2004）指出九年一貫課程在下放課程決定

²⁰ 訪問內容刊於2003/08/07聯合報 / A6版 / 生活。

權，促進教學專業自主，減少授課科目，落實生活教育等方面，不失其正面意義，可惜整個課程的起草、規劃、推動並沒有遵行課程發展的標準程序，以致在躁進之下擬定課程目標與綱要，也沒有經過發展實驗教材、試教及教師研習新教材的過程。因此，由於前置作業不夠周延，這個有史以來更張最大、牽連最廣的課程改革，至少就部分課程而言，很遺憾地也是個從教學目標到課程概念與綱要，再到教科書的撰寫與師資的培訓都環環不相扣的方案。郭峰源等人（2004）亦提到僅有大約60%的小學提供原住民語言教育，而大約40%的小學完全沒有提供任何的本土語言教育；且在民進黨的執政區內，閩南語的執行要比其他本土語言來的成功。筆者認為只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危害到支流語言及文化，實為臺灣全民的損失。只有在確定教育制度連貫且一致時，我們才能夠討論臺灣人民最想要什麼樣的語言教育，以及語言教育的品質，否則一切只是淪為空談。

二、全面的多元文化及多語教育

「如果漠視及不熟悉加速了敵意，那麼提供兩個敵對族群之間的個人接觸機會 將有可能因為增加相互了解及認識而減少敵意」（Brewer and Miller, 1996: 107）。

Cook（1985）指出在下列情況滿足時，族群接觸可以帶來有利的態度並消弭族群敵意的效力：

- 1.不同社會族群間的成員之間進行「地位平等」的互動
- 2.社會鼓勵不同的社會族群消除彼此之間的刻板印象
- 3.不同族群間的成員存在著相互合作的互相依賴關係
- 4.不同的族群成員之間擁有強烈的相互認識潛力，能夠促進彼此的親密接觸
- 5.社會規範必須鼓勵一個族群接受其他不同的族群

因此，臺灣首先需要一套尊敬不同支流文化及語言的教育制度。不可避免地，多數的多語文化教育的重要辯論所探討的是國家融合及多元化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個平衡點。Gupta（1997）在他的研究中顯示馬來西亞及新加

坡規定孩童必須接受母語教育已經變成跟特權族群語言之間的接觸障礙，只要政府謹慎思考並排除實施母語教育阻礙各族群之間融合的絆腳石，從他國的經驗中學習教訓，解決其他國家已經發生的問題，並試著思考出對我們最好的政策，多語教育應為人民所樂見，因為多語教育既是政治統一、現代化、快速社會改變及族群間大幅溝通的「因」，也是「果」。

某些人認為多語教育會對兒童的學習造成很大的壓力，只有一個國語才可以讓整個國家統一、團結起來，或者認為本土語言並不如國語來得優雅。然而，已經證實學習另一個語言不僅不會對兒童造成壓力，而且還有益於兒童學習其他外來語（郭峰源等人，2004）。除此之外，從日據時代及國民黨的單語政策開始，執政當局就不斷的灌輸日語及國語的美。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政府甚至使用大眾媒體來貶低、歧視本土語言。例如，往往肥皂劇內的犯人講的是閩南語，而藍領階層或貧窮家庭的人一定是閩南人及原住民。「講標準國語或是英語的人一定是優雅、社會地位高的人」已經變成一種刻板印象。為了消除族群之間的歧視及隔閡，執政當局首先應該嘗試教育人民尊敬支流文化。已經證明閩南語是最接近古老中國的語言，而原住民語言是澳斯楚尼西亞語言的旁支，例如毛利語、馬來語及其他太平洋群島上的語言。我們應該重視這些本土語言，視它們為國家世襲的寶藏，而不是拋棄它們。但筆者不贊同為保留本土語言而貿然增設第二官方語言，臺灣為一多語島國，選哪一本土語言為第二官方語都有失偏頗。我們應有鑑於比利時的例子，若在無配套措施之下強行增設第二官方語，恐會使族群對立更加明顯，而語言政策又將流於政治手段。

第二，政府及大眾媒體應不可過度強調英語教育。郭峰源等人（2004）指出大約有70%的原住民父母希望他們的子女學習英語，而不是母語，因為他們認為原住民語言不受到重視，學習英語是讓子女改變社會地位、賺更多錢的唯一方法。毫無疑問的，由於經濟全球化及溝通科技的進步，英語已經成為國際語言。我們應不可小看英語教育的重要性。但政府應該跟母語同時實施英語教育，甚至比母語更早實施英語教育嗎？筆者的看法是這需要更謹慎的評估。筆者淺見，只會說英語而不會講母語的孩子就像是沒有根的樹——

美麗、茂盛，但不堅固；使用英語的孩子亦無法體會、欣賞蘊含於優美中國文字裡的五千年中國文化²¹。然而，二十一世紀的英語全球化也是不可否認的現象，筆者以為政府應將英語教育提升為菁英教育（亦即高等教育）而非向下紮根成為基本教育。現階段，為因應全球化及與世界接軌，會使用英語為溝通工具的人才多為大專以上畢業生，政府應把經費用於提昇高等教育的英語教學質量，而非普及英語成為全民教育。根據聯合報指出，臺灣考生在托福新制開辦兩年來排名全球倒數二十八，在亞洲區只贏日本（2007年8月22日，聯合報），為歷年之最。政府拉長英語教學年限為提高國家競爭力，但卻有開倒車之嫌；因此，英語教育的教學年限和教授年級實在需要再深思。以筆者淺見，母語教育應向下紮根到國小一年級，而英語從國中開始教授即可；與其訂定英語畢業門檻，倒不如將英語訂為四年必修科目，否則弱勢家庭小孩將更難取得高等教育學歷。

第三，臺灣是個多語國家，我們仍然需要一個官方語言來彼此溝通。目前，母語教育還不夠成熟，所以政府不應該立法制定另一個本土語言為第二個官方語言，否則將造成族群間更多的衝突。因此，目前政府應該做的事是建立一個適合所有人的多語及多元文化的教育制度。也就是說，國語應該維持官方語言的地位，而每個人亦可依照自己的需求學習一個語言，而不需硬性規定依種族選修母語。舉例來說，原住民地區內的客家人可以在學校學習一個原住民語言，因為他們在該社區會使用到原住民語，而他們可以在家裏學習客家語。此外，筆者認為英語教育不應該在國中之前實施，而是在較高等教育內實施²²。幼童應該從小學習母語，以欣賞少數族群的文化或跟他們的祖父母溝通；以教育成本及成效考量，學生在大專院校（以上）學習英語（或其他第二外語）更符合經濟效益，就業前的外語教育可以幫助他們在全球舞台上更有競爭力。

²¹ 筆者於留學期間也常聽到中國大陸同學讚嘆繁體字的優美，並強調中國文化確實蘊藏在繁體字裡頭。簡體、繁體字的差異由此可見，更何況要以英語欣賞中文之美的難度更可預見。

²² 目前英語是小學三年級以上的必修科目，亦是大專院校一年級新生必修一年的科目。

三、重質而非重量的母語教育

教育部應該處理的另一個大問題是母語教育的品質。在2000年總統大選之後，母語教育已經是小學的一個義務教育課程，也是國中的一個選修課程。就筆者的意見看來，這樣的實施是拜政治之賜，而非經過仔細考量的一個政策。教育不應該是用來酬謝選票的一個工具，因為教育不是商業行為。這個政策的執行並沒有考慮到實際及技術上的問題，因此，在開始階段時，每個學校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來決定實施。其實立法規定母語教育為國民義務課程是個立意良善的作法，但是筆者認為政府應該更仔細地思考母語教育的品質，而不是倉促的執行。後文的議題為筆者在母語教育中發現的主要問題。

1.合格教師

在2002年，教育部對那些想要在小學教授閩南語的人實施檢定考試。大約2,400個人通過考試，取得教學資格。但是當他們在小學內尋找教職時，他們往往被學校拒絕，因為學校說他們已經有足夠的閩南語老師。這跟教育部舉辦檢定考試的目的矛盾；因此，下表為筆者歸納出鄉土語言教育行草初期，小學如何實施閩南語教學的師資考量優先順序：

- (1) 由那些閩南語是母語、而可以流利講閩南語的年長老師負責協調學校的閩南語教學
- (2) 由閩南人的老師教導閩南語，不管他們的語言流暢度
- (3) 如果學校找不到足夠的老師的話，由不是閩南人、但可以講閩南語的老師教導閩南語
- (4) 如果老師不足，那麼學校才會雇用擁有閩南語教學資格的代課老師

教育部於2006年底才公布未接受初階培訓的鄉土語言老師自2007年起不得授課，而這些是指「未培訓」，而非「未認證」的教師。顯然的，學校礙於預算而無法全面僱用合格老師。過去，這些老師的語言能力也是個問題。即使多數的他們都是閩南人，但並非每個人都可以流利地講閩南語；再者，會說閩南語並不代表會教閩南語。小學的英語教育要求老師必須具備教導英語為第二外語的資格。有關當局應不能讓母語教育成為例外。有鑑於

此，教育部於2006年擬定「國民中小學鄉土語言鄉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中具體指出培養合格鄉土教師的三步驟，希望在2011年全面達到鄉土語言教師100%合格。

客家語在多數學校的情形也大致相同。過去，學校往往請客家人的老師來教導客家語，而非合格認證的老師。然而，客家語的教學問題有一點跟閩南語或原住民語言教學不同因為許多客家人第二代長久以來一直將國語當作他們的第一語言；即使他們認同自己是客家人，那些非客家區內的客家人父母中，大約有40%希望他們的子女學習閩南語，因為閩南語跟國語一樣是多數人講的語言。因此，問題在於即使某些學校提供客家語課程，但是某些客家父母卻不願意讓孩子選修客家語。

原住民語言的教學問題最為嚴重。依據郭峰源等人的統計（2004），在原住民區，在44所國中，只有13（30%）所國中每週提供一次原住民語言課程。31（70%）所國中由於缺乏合格的老師而完全不提供原住民語言課程。對於小學，在249所小學中，96（39%）所小學完全不提供任何的原住民語言課程。4（2%）所小學一個月提供課程一次。大約45%的小學（111所學校）每週提供一次原住民語言課程，而12%的小學每週兩次。只有9（4%）所學校每天提供原住民語言課程。總結來說，雖然政府已經從2001年開始實施母語教育，但是某些學校還是沒有合格的老師來教授課程或是不願意提供這樣的課程。

下表列出2001年以前在國中小有母語教學經驗的原住民合格老師（持有教學証書者）

表1 不同學校內不同原住民族群的合格老師

學校 原住民語言		大學	大專	學院	中學	職業 學校	國中	小學
		總計	總計	阿美族	泰雅族			
總計	551	6	6	1	18	25	60	435
阿美族	110	3	2	0	7	13	22	63
泰雅族	170	0	1	0	6	4	14	145

表1 不同學校內不同原住民族群的合格老師 (續)

排灣族	116	1	0	1	1	4	9	100
布農族	72	1	1	0	2	0	11	57
卑南族	7	0	0	0	0	0	1	6
曹族	25	1	2	0	0	0	0	22
魯凱族	21	0	0	0	0	1	3	17
賽夏族	7	0	0	0	1	2	0	4
達吾族	5	0	0	0	1	0	0	4
其他	18	0	0	0	0	1	0	17

然而，出現了兩個主要問題。第一個，雖然這些老師是合格老師，但他們專精的是不同的科目，而不是語言教學。也就是說，這些人可能是數學老師、理科老師或社會科老師，但不是語言老師。他們之所以教導原住民語言，原因只是因為原住民語言是他們的母語。在同一個研究中，Kao亦調查了原住民老師的語言能力。她進一步調查來自不同原住民族群的老師總數（包括小學及國中），並請他們評估他們自己的母語能力。在這些老師中，大約30%同意他們的母語能力非常流利（進一步細節，見表2）。即使在某些原住民族群中，大約10%認為他們的語言能力非常流利。有鑑於此，教育部也於2006年擬定鄉土語培訓計畫，旨於培訓那些有語言能力但不具有語教相關資格的老師取得合格教師證，已提升師資。

第二個問題是老師的人數。因為母語教育是小學內的義務課程，也是國中的選修課程，因此沒有足夠的老師來教導某些的母語。截至2003年，臺灣共有2,362所小學，以及1,764所國中。理論上來說，每所學校應該提供至少一種原住民語言教學，不管是義務或選修課程。在原住民區，所提供的語言課程應該更多。如表2所顯示的，只有2,901位合格老師是原住民；更別說他們當中只有少數人可以講賽夏語或達吾語，或是其他原住民語言。因此學校要聘請到合格的原住民語言老師是個大問題。

表2 國中小不同原住民族群的老師語言能力

原住民語言	語言能力	國中		小學		總數	百分比 (%)
		聽	說	聽	說		
阿美族	非常流利	39	32	68	40	179	28%
	良好	30	30	94	97	251	39%
	基本溝通	15	15	87	96	213	33%
泰雅族	非常流利	25	18	159	114	316	34%
	良好	18	23	192	185	418	45%
	基本溝通	18	15	61	103	197	21%
排灣族	非常流利	15	13	96	63	187	33%
	良好	9	9	91	108	217	39%
	基本溝通	11	12	63	71	157	28%
布農族	非常流利	11	10	71	59	151	57%
	良好	3	4	39	4	50	19%
	基本溝通	5	4	26	29	64	24%
卑南族	非常流利	1	0	7	5	13	10%
	良好	5	4	19	11	39	31%
	基本溝通	5	5	31	34	75	59%
曹族	非常流利	0	0	16	10	26	31%
	良好	1	1	16	20	38	45%
	基本溝通	1	1	8	10	20	24%
魯凱族	非常流利	6	5	22	20	53	40%
	良好	2	2	21	17	42	32%
	基本溝通	2	3	15	16	36	28%
賽夏族	非常流利	0	0	2	1	3	10%
	良好	0	0	1	2	3	10%
	基本溝通	1	1	12	9	23	80%
達吾族	非常流利	0	0	3	2	5	23%
	良好	0	0	1	3	4	21%
	基本溝通	2	1	4	3	10	56%
其他	非常流利	6	4	15	13	38	34%
	良好	4	6	22	22	54	49%
	基本溝通	0	0	8	11	19	17%

2. 編輯良好的教材

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問題外，母語教育品質的另一個問題是教材。過去，不管是閩南語²³、客家語或是原住民語言，他們都是口語的語言。要使用書面形式的國語來編輯口語語言是個大問題。閩南語教學問題在於：（1）多數的教科書都不夠專業；（2）某些版本的教科書太過艱澀而無法讓孩子了解；（3）某些閩南語不流利的老師請求父母的幫忙，但這造成其它的問題；（4）某些閩南語不流利的老師總是在課堂內播放錄音帶或CD；（5）某些閩南語不流利的老師甚至在課堂內不教導語言而教導其他科目（郭峰源等人，2004）。問題最嚴重的是原住民語言的教科書。由於無法賺錢，出版社不願意編輯或出版原住民語言教科書或教材；因此每所學校必須自行編輯教材。依郭峰源等人據研究，只有11個原住民語言有書面教材，但這些教材內也存在著問題，例如可信賴性及有用性，還有語言的不連貫性等等。目前，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政大統一編寫教材，共十三族三十九冊，配合九年一貫，作為統一教材。閩南話已由教育部委託楊秀芳等人統編閩南語教材，以免坊間教材編列難度不一。唯客家語乃委託國立新竹師範學院（現新竹教育大學）研究整裡常用客語字彙四百字，但無編寫統一教材。

因此，為了改善母語教育的品質，教育部已著手培育合格的語言老師，以及編輯教科書。就筆者意見，有關當局目前迫切要做的事除了實施教師語言檢定之外，對於那些已經是合格²⁴老師且為少數語言族群的老師應盡快培訓其語言教學能力，好讓他們能在學校內教導鄉土語言。之後，有關當局可以為那些不是合格、但對母語教學有興趣的老師們提供訓練課程或證書。然後，教育部長可以在國立師範大學院校內設置本土語言教學系來培養合格師資，亦可以鼓勵其他大學院校在母語教育制度成熟時效法。同時，有關當局既然已專案委託他人編輯教材，就應該全國統一，而不再讓學校自行

²³ 閩南語在17世紀時曾經為書寫形式的語言，當時借用羅馬拼音來拼字，因為荷蘭人入侵的關係。然而，這跟漢字相當的不同。在日本及國民黨的單語政策之後，閩南語漸漸變成一種口語語言，而今日鮮少有閩南人可以寫閩南語。

²⁴ 在這裏，合格老師係指畢業於國立師範大學/學院、或曾在大學進修師資課程並取得中小任教資格的人。

選購或編輯，否則坊間教材難度不一，各地學生學習成果亦會不同，而有損鄉土語言教學之美意，而所付出的代價是支流語言及文化岌岌可危。

伍、結語

本文分析臺灣光復以後造成族群不平等及語言帝國主義的教育政策形成過程。本文顯示語言使用及語言資產透過至少兩個方式而成為社會及政治的重要決定因子。第一，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精通一個特定語言（即國語）或語言風格代表了權力及社會地位。第二，即使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結束後，由於語言在具體社交場合內的使用使得不平等的社會及政治關係持續。

然而，依據Tsao（1999）的觀察，越來越多住在臺灣的人認同他們生活所在的這個島，不管他們的祖先來自哪裡，他們都稱呼自己為「臺灣人」。為了避免跟「外省人」對立的舊「臺灣人」意義混合，於是出現了一個新的名詞來代表這股新浮現的族群認同 - 「新臺灣人」。Tsao（1999）發現這個新族群認同的出現原因是因為不同種族語言族群生活在同一個島嶼上而產生了命運共同體。如果這個新的身分認同正在形成中，那麼這顯示不同種族語言族群的人，尤其是外省人及本土的臺灣人，已經消除了族群間的緊張，發展出較為和諧的關係。因此，如果所有的本土語言及文化都可以跟中國文化及國語在平等的關係上一起發展，那麼這將是臺灣人民的珍貴寶藏。

參考文獻

- 吳元華（1999）。*母語：打開文化寶庫的鑰匙*。新加坡：綜合私人出版有限公司。
- 李勤岸（1996）。語言政策與臺灣獨立。*臺灣學生*，18，14-22。
- 李遠哲（2004）。關於教育改革的一些省思。台北：中央研究院。
- 周祝瑛（2003）。誰捉弄了台灣教改？台北：心理出版社。
- 殷海光（1996）。*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 郭峰淵、鄭詩宗、張復聚（2004）。重視幼兒的母語教育。Available: <http://203.64.42.21/iug/Lahjih/kauchai/iochiian/sichi0100.htm>
- 陳美如（1998）。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之回顧與展望。高雄：復文。

- 黃宜範 (1993)。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台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謝堂樹 (1994)。當今台灣地區推行與實施本土語言教育的須要。私立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 Brewer, M.B. and Miller, N. (1996). *Intergroup relations*. CA: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 Buckner, P. and Francis, R.D. (Eds). (2006) *Canada and the British world: Culture, migration and identity*.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Chan, H.C. (1994).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Social and political determina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 Chang, S.H. (1999, December 4). A Hakka view of language matters. *The Taipei Times Online*. Retrieved August 23, 2004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taipetimes.com>
- Choi, P.K. (2003). The best student will learn English: ultra-utilitarianism and linguistic imperialism in education in post-1997 Hong Kong.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8 (6), 673-694.
- Christ, D.M. (2005). *The Irish Language in Ireland: From Goidel to Globalisation*.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Chris, H. (1997). Language attitudes and educational policy. In R. Wodak and D. Corson (Eds.),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education*, (pp. 309-330). Bost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Chu, Albert. (2003, May) *Taiwanese Hakka: General information about Hakka*.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04 from the World Wide Web: http://www.kimo.com.tw/hakka_tw/
Available: http://www.kimo.com.tw/hakka_tw/
- Cohen, E.G.. (1984). The desegregated school: problems in status power and interethnic climate. In N. Miller and M. Brewer (Eds.), *Groups in contact: the psychology of desegregation*, (pp.77-96).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Cook, S.W. (1985). Experimenting on social issues: The case of school desegreg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40, 452-460.
- Coulmas, F. (1988). What is a national language good for? In F. Coulmas (Ed.) *With forked tongues: What are national language good for?*, (pp.1-24). Singapore: Karoma.
- Edward, J. (1985). *Language, society and identity*.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 Feifel, K.E. (1994). *Language attitudes in Taiwan: A social evaluation of language in social change*. Taipei: Crane.
- Fought, C.(2006). *Language and Ethnic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een, A. (1990). *Education and state formation: The rise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England, France and the USA*.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 Grimes, B. (Ed.) (1996). *Ethnologue*. Dallas: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 Gupta, A. F. (1997). When mother-tongue education is not preferred. *Journal of*

-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8 (6), 279-291.
- Halsey, A.H. et al. (1997). *Education, culture, economy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siau, A.C. (1997). Language ideology in Taiwan: the KMT's language policy, the Tai-yu language movement, and ethnic politics.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8 (4), 302-312.
- Kedourie, E. (1961). *Nationalism*. London: Hutchinson.
- Jacobs, J.B. (1990). Taiwanese and Chinese nationalist, 1937-1945: The origins of Taiwan's 'Half Mountain People' [半山人]. *Modern China*, 16 (1), 84-118.
- Lin, J.P. (1995) Mother tongue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R.K. Li and Y. Lin (Eds.) *Collection of papers on 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 in Taiwan*. Council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 Northover, M. and Donnelly, S. (1996). A future for English/Irish bilingualism in Northern Ireland?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17 (1), 1-14.
- O'Donnell, P. and Toebosch, A. (2008). Multilingualism in Brussels: I'd rather speak English.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9 (2), 154-169.
- Rabbie, J.M., Schot, J.C. and Visser, L. (1989).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crit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behavioral interaction model.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 171-202.
- Tsai, C.T. (2002). Chinese-ization and the nationalistic curriculum reform in Taiwan. *Journal of Education Policy*, 17 (2), 229-243.
- Tsao, F. F. (1999). The language planning situa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20, 328-375.
- Young, R. (1988).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language shift in Taiwa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9 (4), 323-338.

